爱欲礼赞

——古诗十九首(之一)

戴建业

“惊心动魄”

人类文明的创造,是性压抑的结果。

可过度的性压抑,又窒息了人类文明的创造。

前者是弗洛伊德的名言,后者是马尔库塞的修正。

所以,人类总不断给自己套上禁忌的枷锁,又不断让自己冲破禁忌的牢笼。

譬如,西方中世纪的人性禁锢后,接着就是文艺复兴人性的觉醒。又如我国汉代独尊儒术以后,便迎来了魏晋人的自觉。

人的自觉,既是打破思想的禁锢,也是解除欲望的禁忌。

谁都明白,没有饭吃,人就会饿死。

你可知道,没有爱欲,生命就将枯萎,人种就将断绝?

或许是古人比我们更加清醒,或许是古人比我们更为坦诚,两千多年前他们就大声说:“食色,性也。”

哪怕已是七老八十,只要一看到帅哥美女,你照样还是两眼放光,那就恭喜你了,这表明你仍然十分年轻。

爱欲是人类最强烈的生命冲动。

因此,古今中外文学的主题类型中,要数爱欲主题最受作者青睐,也要数爱欲主题最让人神魂颠倒,因而也自然要数爱欲主题最为历久弥新。

讲六朝诗歌,我们得从《古诗十九首》讲起,因为它们是魏晋诗歌的滥觞;而讲《古诗十九首》,我们首讲其中的爱情诗歌,因为这些情诗最能拨动我们的心弦。

《古诗十九首》中有很多作品表现爱欲主题,那一首首炽热的情诗,或是对爱欲的大胆肯定,或者对爱的强烈渴求,或是对爱的热情呼唤——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此前,谁敢放肆地高喊“荡涤放情志”?谁有脸坦承自己“空床难独守”?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它们读来照样“惊心动魄”!

你信不信?

在聊《古诗十九首》的情诗之前,先和大家侃侃《古诗十九首》。

说起《古诗十九首》,我自己也是一头雾水。

它作于何时?起于何事?因何而作?何人所作?

这一连串的问题,也许鬼知道,反正我不知道。要是听到你问这些鬼问题,九泉之下的屈原肯定会马上坐起,奋笔疾书他的《天问》续篇。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人们对它的喜爱,更没有影响大家对它的赞誉。

人世现有的最好形容词,差不多都堆到了《古诗十九首》身上。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你们听懂了没有?这意思是说,《古诗十九首》是五言诗的珠穆朗玛峰。顺便交代一下,刘勰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最宏伟最系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他的话古今都极有分量,他对很多作者和作品的评价可谓一锤定音。

南朝梁代另一位著名诗论家锺嵘,对《古诗十九首》同样是击节称赞,并把它列入《诗品》中的上品:“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不过就是十九首诗歌,竟然让他“惊心动魄”,而且首首诗都“一字千金”! 我的个天!

更邪乎的是明代胡应麟,可能觉得“惊心动魄”还赞得不到位,他认为《古诗十九首》“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诗薮》)

对《古诗十九首》研究的历史,俨然就是赞美大比赛的历史,评价一个比一个高,调门一个比一个响。王世贞说《古诗十九首》“是千古五言之祖”(《弇州山人四部稿》),话音刚落,陆时雍马上接过话头说,它们“谓之风余,谓之诗母”(《古诗镜》)。

看了陆时雍的评论才知道,五言古诗原来都是《古诗十九首》生出来的!他有胆这样说,你有没有胆这样信?

也写写顾炳鑫先生

俞晓夫

上世纪60年代是中国连环画的鼎盛时期,作为大本营的上海人美社连创室,有一个人是绕不开的,那就是顾炳鑫先生,这个大本营里又红又专的掌门人,一个中国美术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画家,当年有“南顾北刘”(北刘乃刘继卣先生,代表作连环画《东郭先生》)之称。

我之所以要写写顾先生,是见他渐渐被尘世淡忘,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人,而当年和他情同手足的贺友直、汪观清等老先生,幸运地等到了信息时代,红透了纸背,也许顾先生的在天之灵耐得住寂寞,而我则不忍。其实我和顾先生之间的往来,不过仅仅停留在我写纪念贺先生文章中和顾先生在长江轮二等舱里的那段往事,就那么一段,接触确实太少,但还是要写一下的。

顾炳鑫先生当年是人美连创室贺友直、汪观清等那批人中的老大哥,学术上的领军人物。他性格成熟稳健,很会拿捏,无论在开展业务上还是在政治学习上,处处以身作则。经他的运筹帷幄,当年人美连创室里学术气氛空前高涨,一片和谐,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极不容易的。特别要提的是,贺友直天赋的日臻完善跟顾先生无私的提携绝对是分不开的。当年贺友直能够找到陈洪绶“对接”,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是顾先生在连创室里组织大家量身打造、集体研究辅佐贺友直的结果。这使连环画在传统的基础上取得了质的飞跃,更可喜的是,贺先生成了一代宗师。

我不禁感慨,在现今社会能够有顾先生这样从善如流、没有一点杂念而成就别人的人,很难得。同时我还认为,贺友直是从崇尚集体主义精神的60年代走出来的。

前一阶段,习总书记考察燕山脚下的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时,仔细观看了“三红一创”等作品的手稿及图书版本。其中的二红:《红日》(汪观清),《红岩》(丁斌曾、韩和平、金奎、顾炳鑫)就是出自顾先生那时主持的人美连创室,是他和大家集思广益,挑灯夜战取得的巨大成果。和贺先生一样,顾先生也是个天才型的画家,天生画画的料,但由于家境的原因,无法接受正规的绘画教育。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反而促使他非要得到得不到的东西——学院派的正规训练。顾先生是上海人美连创室引入学院派正规训练的创始者,连环画能摆脱低俗,形成浩然局面,使小人书登堂入室,完全能比肩大画种,顾先生功不可没,乃第一人也。

我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想法,就是顾先生连环画的风格定位,我认为他是很学院的。他后来去上海美院担任国画系主任,终于圆了他步入学院的梦。在基础教学肖像写生上,他亲自示范,扎扎实实,一时无人及。于是我自然联想到他的连环画,感到十分相似,忽然冒出一个词:顾先生是“学院派连环画家”。

我认为我给顾先生这个学术定位是有道理的。首先是早年的《渡江侦察记》,他选用学院素描方式,注意:这是连环,而不是独幅,难度可想而知,对于当时整个还处于低层次的连环画界来说是一鸣惊人,几乎是神的存在。当年年轻的顾炳鑫先生敢于挑战,用素描去替代传统,是多么的意气风发!接着是《英雄小八路》,和《渡江侦察记》一样,来自电影改编,是最早揣摩苏联星火杂志学院风格的实验作品,将剧中每个英雄少年刻画得个性鲜明,栩栩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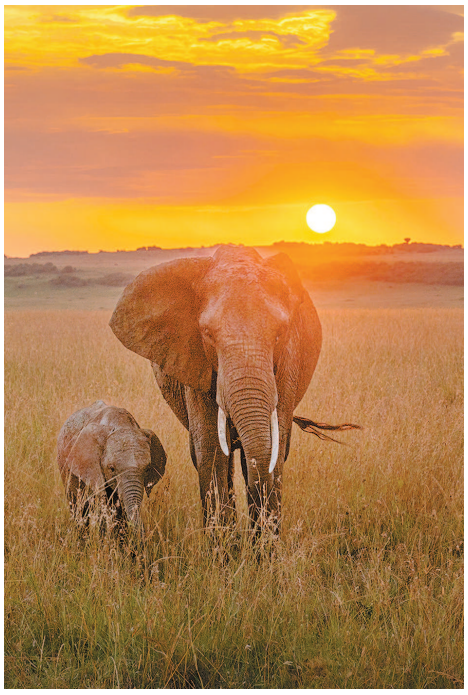
再举一个更重要的实例,那就是“文革”时期将八个样板戏搬上连环画,将电影镜头浓缩成白描,而且英雄形象不能有丝毫差错,真是强人所难,效果可想而知。不过即使在这样的艰难时刻,顾先生也不闲着,也许是使命感的驱使,想解决一下电影镜头转化为白描时出现的僵硬现象,找来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开始了他沉重的线描耕耘。这部作品尽管影响不大,但我个人认为是部好作品,因为我临摹过,知其难度,看得出功力深厚的顾先生完全能自如地应对各类剧照,加上有主动的造型能力,线条抑扬顿挫,画面赏心悦目。是一个教科书价值的范例。当然,顾先生最好的作品是长篇大作《红岩》,是可以和《山乡巨变》《红日》媲美的一部划时代作品,无论是线条、构图、造型,黑白疏密都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尤其是封面,我还临摹过。

太丰富了,实在是不胜枚举。顾先生是仅次于贺友直的另一座大山。

晚年的顾先生没有像贺友直一样,将连环画进行到底,而是转行去了上海美院教国画,带学生,做系主任,就像他一度曾浸润于版画一样,一头扎进去,同样出了不少书卷气十足的人物画力作,看得出他曾深度研究过一代国画大师刘旦宅的笔墨和造型。久而久之,国画中的笔墨情趣带出来的东西毕竟是不一样的,感染了顾先生。儒雅、学者风范、老克勒、衣着考究、烟不离口,活脱一个上海寓公的顾炳鑫先生隽永地留在了这座城市——大上海。

边看边聊

七夕会



小象寻母

张 廷

海拔5895米的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的西北方肯尼亚境内,有着一片美丽的草原——安博赛利国家公园,山上融化的雪水滋润了这里的草原,而丰美的水草又吸引了无数的动物在此繁衍生息。

非洲大象就是安博赛利国家公园最具代表性的明星动物,野生大象是以成年母象为首领的群居动物,它们每天日出时分从山上下来,到草原进食饮水玩耍嬉闹,日落时分就赶回山上休息,因为夜晚的草原是食肉动物捕猎的天堂,对食草动物而言则是危机四伏的陷阱,即便是大象这样庞大的陆上之王也得退避三舍。

这天贪玩的小象宝宝在水塘边玩得不亦乐乎,没有注意到时间已晚,象群已开始往山上回了,而粗心的象妈妈也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宝宝没有跟在身边,竟然自己随象群一起往山上走了。等象宝宝发现找不到妈妈而焦急地呼唤时,远方的象妈妈已听不见它的声音了。

然而这呼唤声却引起不远处另一个大象家庭的注意,它们立刻赶来将象宝宝围在中间保护起来,并由成年母象领头、公象断尾、少年象护在小象宝宝两侧,开始追赶远处的象群,它们要帮助象宝宝找回妈妈,于是草原上就出现了一个边奔跑边鸣叫的大象家庭。小象宝宝虽已疲惫不堪,却依然奋力跟随着成年象的脚步向前跑,终于在日落时分小宝宝回到了妈妈的身边(见图),又可以无忧无虑地玩耍了。

摄影

感恩四十年

吴少华

1983年9月14日,拙作《我为“遗憾”补课》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发表,岁月如梭,转身已经整整40年了。

在“文革”中,我的一位邻居悄悄地将一本抄家漏网的书送给我。这是一本薄薄的书,书名叫《上海名胜掌故》,说的都是上海老城厢的历史故事。让人过目不忘的是,书的扉页有一行钢笔字:“作为一个上海人,不了解上海的历史是遗憾的。”然而,遗憾的是,这本书我借给朋友,朋友再借给朋友,结果给搞丢了。懊恼之余,我就利用八小时工作以外的业余时间去实地探寻,行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上,我将实地探寻的感受写成了《我为“遗憾”补课》一文,意料之外的是“夜光杯”发表了这篇文章。兴奋得我一连几天睡不着。

自那以后,上海历史掌故便成为了我研究的课题,从大境阁古城墙到半径园万寿宫,从徐家汇大教堂到提篮桥下海庙,我骑着自行车从老城厢走向全上海。有一次去松江考察方塔,那天回来的路上又逢下雨,淋得很狼狈,要命的是自行车的链条还断了,天色又晚,我只能推着车走,走着走着遇到了联防队,不容分说地把我带到了派出所,折腾到半夜才回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1992年4月我的长篇特写《寻找露香园……》在新民晚报发表,这一年正好是在露香园万竹山房遗址建造的上海市实验小学80周年校庆,这篇文章让我出了一次风头,因为上海市实验小学校庆请来了不少校友,其中有位老校友,他就是曾任北大校长的科学家周培源,他点名要走了当天的新民晚报。

非常有幸的是,后来我还参与了老城厢的历史古建筑的修复开放,最令人难忘的是沪南钱业公所移建古城公园的往事。上世纪末,在南市董家渡地区拆迁中,有居民反映北施家弄113号,是清末沪南钱业公所遗址。克服了种种困难,黄浦区政府决定将这座古建筑移建到正在建设中的古城公园。从市民呼吁到古建筑移建的全过程,我都参与其中,于是我将这座古建筑涅槃新生的故事,也投稿发表在2002年晚报上。

40年了,我对“夜光杯”一直有着特别的情感,这个副刊除了让我终生爱上这座城市的过往经历,更重要的是让我懂得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性。“夜光杯”,感恩40年。

不会怯场的蝉鸣

张 樯

我们上了井冈山,尚未跨入宾馆大门,四下里便有震天的鸣叫不绝于耳。似乎是蝉声,可我疑心,蝉声不该有如此大的动静和气势。寻常的蝉鸣,长一声短一声,即使鼓足劲叫上一气,也很快歇息。可这里的鸣叫响成一片,连短暂的停顿也没有,几近于轰鸣了。

井冈山上,早已矗立着成片的城区,但为保护环境计,城区的重心前些年已陆续迁往山下,山上则成为纯粹的自然保护区。这遏止了过度开发的势头,森林也更加汪洋恣肆地生长。向晚,我们在茨坪漫步,不期与两排高大挺拔的云杉相遇。细细打量,云杉直插凌霄,遮天蔽日,在树下伫立的我们,竟有彻骨的凉意。更料想不到的是,此时树冠上也响起震耳欲聋、连成一片的轰鸣,与宾馆前听到的如出一辙。

翌日我们搭出租车,去寻访一家地处僻静、口味地道的米粉店,车过林荫道,又是震天的轰鸣毫无遮拦地传来,便问开车的师傅:“这是什么叫声?这么响亮。”“知了,知了呀!”师傅见我们对知了如此“无知”,颇觉好笑。

不由汗颜。我曾无数次在北方宽阔的公路上,领略过蝉声绵延十里的气势,也算“见多识广”了,可我的判断力不敢越雷池一步,竟然“失灵”了。细究起来,恐怕山上的蝉声太不合常规了。可转念一想,生气勃勃的井冈山,花朵尽情怒放,树木铆足劲地疯长,蝉声拼命鼓噪,一切夸张变形,似乎又都是合情合理了。

为一睹龙潭飞流直下的奇观,那日一早,我们沿曲曲弯弯的山道,走走停停,忽闻郁郁苍苍的群山传来阵阵蝉鸣,这蝉鸣与我此前听到的迥然不同,恍若有巨型的管风琴被轰然拨响,整座山峰都在应和齐鸣,莫非正举行颇具气势的大合奏?一时间,有如“山头鼓角相闻”的情景再现,隐隐的,顿觉路旁的树丛和山壁的石头也在微微颤抖。

即将下山的最后一夜,我们谁也不愿辜负井冈山的良宵,于是来到灯火闪闪的天街。天街夜凉如水,花香袭人,我们拣了靠近喷泉广场一处露天咖啡馆坐下,孰料竟置身于喧闹的旋涡,喷泉的流水,扩音器里播放的高分贝流行歌曲,以及声嘶力竭、不知何人飙歌的声浪,都一股脑聚拢。很快我发现,在喧闹之上的,是声势浩大的蝉鸣。或许是在身后的山上响起,可在我看来,又仿佛在四周回荡,如同通过巨大的音箱传来,将所有的喧响都不由分说地碾压。

在这里,蝉声不会怯场,不会轻易让出自己的舞台。于是问服务员:“白天黑夜都听这蝉声,不觉得吵闹吗?”“不会,习惯了。”她的语气平静而从容,在我听来,却似乎含有“这本该如此,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潜台词。

夜已深,游人和喧闹都如潮水般退去,天街上鸣蝉依旧亢奋、毫无睡意地鼓噪。我们踏着碎步归去。蝉躁林愈静,蝉躁,也使这座安卧于莽莽林海的小城愈加静谧愈加安宁。